



创于1897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陈梓曦

2016，南亚文学的内与外

2016 又过，历史的车轮又往前压下了不可追回的一辙。世界纷纷扰扰，莱昂纳多·迪卡普里奥终于拿了奥斯卡小金人；阿尔法 go 的出现颠覆了世界棋坛，让天才棋手们如临大敌；杨绛先生离世与家人在云间重逢；英国脱欧，举世震惊；最为世人想不到的，定是川普当选了美国总统。人们想不到的事情很多，在它们发生之前，谁都不太相信它将会存在于这个世界上。也许人们缺少一些预见性，又或者低估了世间的可能性，但若马后炮一番，总能发现一切其实有规律可循，总能找到理由。那么南亚，这片普通又特殊的土地，在 2016 年又发生了什么，有着怎样的轨迹呢？

一、斋普尔文学节：放眼世界

作为印度花费巨力组织和打造的文学节，斋普尔每年都要被提一提。2016 年 1 月 21 至 25 日，文学节在粉红城斋普尔的迪吉宫（Diggi Palace）如期举行，五天的日程里仍然是众星云集，主讲人分别来自 20 多个不同的国家：如写有《第一夫人侦探事务所》（*The No 1 Ladies' Detective Agency*）的亚历山大·麦卡伦（Alexander McCall）；当今英语世界最好的诗人和作家，写有《分散的地域》（*Distracted Geographies*）、《雨》（*Rain*）的苏迪·森（Sudeep Sen）；写有《湿婆三部曲》（*Shiva Trilogy*）的阿米什·崔帕西（Amish Tripathi）；写有《克里希那之匙》（*The Krishna Key*）并打算在会场发布新书的阿什温·桑吉（Ashwin Sanghi）；其余还包括杰瑞·品脱（Jerry

Pinto)、卡伦·乔哈尔(Karan Johar)、基兰·玛兹穆德-肖(Kiran Mazumdar-Shaw)、加维德·阿卡特(Javed Akhtar)、巴克哈·杜特(BarkhaDutt)等各界名流亦纷纷在座、各谈心得。

斋普尔文学节名叫文学节(Jaipur Literature Festival),实际上更似一个文化节。作为近些年参加人数平均过20万的大型节日,它自称“世界第一的文学节”也有理可依、有据可循。印度政府意欲把它打造成自己的新兴文化符号,用以表明印度的“开明、繁荣、紧跟世界科学文化的发展”,而它也的确像模像样地做到了。不管是世界各地获邀前来的写诗、作小说、著戏剧的文学家们,还是手执摄像机、戴着渔夫帽的大导演,又或者是名列福布斯全球权势女性榜的成功女企业家,看起来美丽又独立的电影明星,在文坛上活跃的前政治家,名声赫赫的历史学家,都共时地汇聚在这个舞台上,面对而坐,侃侃而谈。这儿的立场就是没有确定立场,不同的人怀着不同的思想磁吸着远道而来的铁,让人们在短短5天内打开思维的框架,拥抱一次对立和未知。经济学家托马斯·皮凯蒂(Thomas Piketty)与阿图·加万德(AtulGawande)在医学与死亡率交叉点的探索糅合成了独特视角;著名摄影师史蒂夫·麦库里(Steve McCurry)与观众深入讨论他的“阿富汗女孩”;战争记者克里斯蒂娜·兰姆(Christina Lamb)在台上探讨着这个国家持续的动荡;沙什·塔罗尔(Shashi Tharoor)与著名历史学家尼尔·弗格森(Niall Ferguson)就英国拉吉(Raj)如何影响印度进行了辩论——台上台下互动频频,引人入胜。而跳出印度,这次斋普尔又开去了多伦多,广邀两百多位重要客人参与其中。它纵横双向持续发力,不断地拓宽自身和参与者的视野,意图亦很明显——成为凝结世界光影的一滴露珠,体小而孕千。

二、DSC 南亚文学奖：女性视角

DSC 南亚文学奖全名 DSC Prize for South Asian Literature, 旨在嘉

奖描绘南亚地区和人民的最佳小说，不论作品来自世界哪个角落，不论作者来自南亚本土或是不同的文化背景和地区，只要以南亚问题为主题的作品即可，是南亚地区奖金最丰厚的图书奖项。无独有偶，2016年的斋普尔文学奖的大主题是“七宗罪”，与南亚社会现状的主要症状相契合，而2016年的DSC南亚文学奖的十部入围作品亦是有关各色罪恶：贪欲、色欲、暴虐等等，不一而足。鉴于南亚地区众多女性的不幸命运，由女性书写的描写女性遭遇的书籍也入围了五本，呼应着世界日渐响亮的女性呼声。

2016年摘得南亚桂冠的是女性作家阿努拉达·罗伊（Anuradha Roy）的《睡在木星上》（*Sleeping on Jupiter*）。故事讲述了出国留学的印度女孩诺米塔（Nomita）成年后难以释怀自己7岁时在印度寺庙遭受的暴力和性犯罪，毕业后回国后一次次忍痛挖掘自己民族文化深层里的黑暗，希望帮助更多跟自己有相同经历的女孩逃出这种噩梦般的循环。本书以印度历史悠久的宗教文化作引，从而带出具有本质性二元对立的难题，即“善与美”、“罪与罚”的对立。诺米塔无法割舍对自己民族、养育自身文化的爱和沉浸，曾经历过的残酷现实却又一次次刺破她的梦幻泡沫，提醒她隐藏在其下罪恶和丑陋。即便是多年以后，她迟来的幸运让她得以出国留学并学业有成、迈入中产阶级，甚至从此一走了之，但过去的痛苦始终紧箍住她的心，让她一次次地从井底爬起又陷落，找不到解脱的方式。不管作为具有真实性的虚构故事，还是作为南亚的寓言，《睡在木星上》都用刺痛人心的笔画出了当代南亚之影，令人叹息。

三、新书荟萃：各有侧重

2016年南亚出版新书不少，有小荷才露尖尖角的新生代作家的优秀作品，也有业已成名的作者令人期待的新书。在众多作品中，尤以以下作品广为受人关注：

《选择日》(*Selection Day*)，由曾以《白虎》(*The White Tiger*) 抱走布克奖的维德·阿迪加(Aravind Adiga)所撰。印度人爱好板球无人不晓，作为一个在世界上不甚流行的国别性狂热运动，一位板球运动员的薪资居然超过同等 NBA 球星，并备受百姓喜爱。媒体也热衷于报道板球运动，每份报纸几乎都有自己的专业板球评论员，所以，成为一个优秀的板球运动员，就成为了印度许多青少年的梦想。

《选择日》描写的就是两兄弟受训成为板球运动员的故事，不同的是这里并不讲兄弟友情，也不讲否极泰来的成功之喜，而是有天分与天分不大的两兄弟同时受训，随之形成矛盾的故事。身为弟弟的曼朱(Manju)并不喜爱板球，也无甚天分，却被父亲和家境所逼迫，不得不从事板球训练，但他心底热爱科学，也不敢向家庭袒露自己有男同性恋的倾向。全书语言细腻，结合印度社会背景把少年内心的挣扎和成长过程缓缓道来，值得一读。

《小炸弹联盟》(*The Association of Small Bombs*)是卡兰·马哈江(Karan Mahajan)的第二本小说，但因其角度独特、题材抓人，一出版便大受关注，随后入围各类文学奖，被多家机构评为年度书籍。恐怖分子及他们身周被影响的形形色色的人总是会引起旁观者的好奇，毕竟伴随着他们的总是血腥、暴力、悲惨与痛苦，这些内容永远抓人眼球。读者能否感同身受都是后话，但它至少拥有着卡塔西斯的效应——原来恐怖分子不是一个单面人，他的悲剧性人生也是社会连锁效应的一环，不同的也许是他更不幸，面对无尽的折磨，他选择了用报复解脱。全书语言灵动，用清澈的笔调轻轻叩问读者：政治和人性究竟是什么？信仰究竟往何处寻？

《一千零一夜》(*Two Years Eight Months and Twenty-Eight Nights*)，萨鲁曼·拉什迪(Salman Rushdie)的现代版新编。还是魔幻外衣，但内核却与现代社会进行着磁共振。大概是看多了漫威和 DC 的超英漫画或者电影，拉什迪显然对它们进行了一次合理的借鉴。又或是不满足于前两者西方中心的傲慢创世观，拉什迪也打算自己造一个，而从

小爱看的一年零一夜就成了完美容器。外星公主和地球男性的超能力子孙遍布地球，不久将为拯救世界而进行一场长达一千零一夜的光与暗之战，这就是本书的概略。老瓶装新酒？拉什迪想想，读者也买账，一拍即合，那就一读。

四、文学节和文学奖？反视自身

在紧跟世界潮流不要落后于人的思潮之下，也有人想唱唱反调，试图劝阻人们一哄而上失了心智，阿米塔夫·高希（Amitav Ghosh）就是这么一位警世者。

阿米塔夫在印度德高望重，是英国皇家文学会的成员之一，曾于2007年被印度总统授予印度最高荣誉“卓越贡献奖”（Padma Shri），于2010年与著名作家玛格丽特·阿斯特伍德同获丹·大卫奖（Dan David Prize），一生研习文学历史，忧国忧民。面对席卷而来光怪陆离的各色冲击，他没有选择对文学大奖亦步亦趋，也没有为女权主义站队或者紧跟流行所向。也许是性格所致，也可能是成就让他拥有更多选择的自由，总之，他把关注点放在了读者容易忽视的另一面。

之前阿米塔夫就写过《饿潮》（*The Hungry Tide*），该书以印度孙德尔本斯地区为背景，描述了孟加拉湾的红树林中一个面临危机的脆弱生态系统。在书中，自然生态的变化对人们的生活有至关重要的影响。显然阿米塔夫选择这个主题并非灵光一闪，印度的自然环境的确令人担忧。

2016年，恒河的一条长达75千米的源流阿迪河（Adi Ganga）彻底消失了，河道上满是垃圾，苍蝇和蚊子大量聚集，成了一潭臭气熏天的死水。显然这又是人类为自己的懒惰和短视付出的代价之一。同时在印度的另一处，河水被化工厂污染，孩子们常年没有干净水喝，一直等了许多年，才等到印度科学研究所发明出了过滤装置，苦哈哈地等着水一滴滴地从滤网落下来，好喝上一口不会伤及健康的水。

这都是不容忽视的现状，尽管在大城市的居民不太能理解——谁没有自己的困扰要烦恼呢？但是阿米塔夫往前更进了一步，在今年的新书《大混乱》（*The Great Derangement*）中，他不仅指出且严重警告了这种危险的现状，同时由此分析了文学环境跟它的化学互动。

污染是人们看得见摸得着的，但它往往被归咎于企业、政府的不作为和邪恶。一个事件的产生其实是所有人共同推动的结果，许多为人忽视的成本：运输活动、道路施工、塑料包装成本、人类本身无尽的需求和欲望都被悬置了。最后，成果总是为远离这些影响的人所享得，倒霉的往往是不得不亲身牵涉其中的弱势群体。

文学上也是如此，文学作品的产生，或者说一本受广泛认可的文学作品的产生，总是依赖于图书售出数（是不是年度畅销）、获得的各种国际大奖数及本地（最好是全球性的）认可度，而集中融合这三点的就是图书节、文学节等的活动，而这些往往都把受糟糕的气候、环境影响最深的那些人排除在外。不管读者们算不算中产阶级或以上，但都暂时生存没有受到严重威胁，正如前文所言，他们对弱势/边缘群体并没有实感，也兴趣不大，他们或许会一时为某种悲惨的境遇而哀痛，但这总难成为他们重要且持续的关注点。如此，不管是世界性的思潮，还是文学大奖，还是繁荣的文学节，都具有了明显的倾向和局限性——它总是排除了一部分人在外面，而往往这些人都是急需被关注，却毫无机会进入这个舞台。

要说印度是怎样的印度，是个太复杂的问题。唯一的解答是——它是所有印度人的印度。正如女性文学曾在边缘徘徊，现在却已在全世界成为主流一般，一切都有可能变化。但是阿米塔夫的担忧不是没意义，他并不想力挽狂澜，也不打算以一己之力改变世界，他想做的，大概就是发出一些不同的声音，让着急着往前赶路好融入大群体的人们，还记得回头看看。

一年过去了，不管是老生常谈，“太阳底下无新事”，还是可以拎出来说道一番的事件都已经被封入名为“时间”的木匣。南亚是矛

盾的，如同世界上的任何一个地区，这是人类社会的共性。它有热情的理想和冷漠的阴影，也有自己的独一无二。但不论身处其中的人怎么选怎么想，它总会按照自己的轨迹，不偏不倚，就这么走下去。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



商務印書館
The Commercial Press